

胡致堂斐然集

書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八

跋高宗御筆

建炎三年夏四月上移蹕建康臣蒙賜封為尚書郎未幾擢司記注是上時銳思致理招徠賢俊臣父安國以給事瑣闥再被嚴召六降敦促之命申以使人復因臣奏事坐旁開惜玉色問及臣父造朝之期宸朝寵頒脩形德意而臣父抱疴浸久艱於入覲臣荷聖恩曲從所請退食祠館俾就色養仰惟急賢願治多士傾心孝愛之風形于四海豈父子獨受隆賜謹以雲漢之章寫之琰琬四年夏四月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臣胡寅謹記

跋唐十八學士畫像

昔孔子語冉有曰衛庶矣冉有曰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唐文皇不世出之君也房杜宗臣之冠也相與圖治至於斗米數錢行旅不齎糧則貞觀之功極矣其禮樂道化無傳焉千載一時而所成就止此可不深嗟而重惜哉故予嘗論三代而後獨漢光武明章之治庶幾於教者可一變而王也因觀羅湜所藏唐十八學士畫像遂書其卷末

跋劉殿院帖

自新法禍民天下塗炭獨謀殺人者蒙首免之惠王千今人習知夫按問欲舉之便也其不忌之浸酷矣方王氏秉國之時闔闢雷風動搖山岳抗議而變之固難覩禍敗之

追賞盡言而於弊法則未之有改豈特首免一事而已哉此公卿大夫之恥也寄語公嗣孫駸駸為世用尚克勉之

跋唐質肅公詩卷

質肅公父子以忠直為宋名臣天下知之不待贊譽也嘗聞道鄉鄒公語先君子曰春州送行詩惟王介甫為最獨記其一聯云薄俗易高名也重壯圖難就學須強謂不止於歎詠而已二公名節始終俱美而介甫當權而斥質肅公使發憤而薨竄遂諫院使流落至死介甫之學非不强也其行事爾果孔孟之學耶今臨川集中此詩不存然古言不可以久廢故書以附詩刻之末抑以見工於語言者未必能踐而重厚簡默之人其所立必有太過人者如質肅

公父子是可師也

跋陳諫議書杜少陵哀江頭詩

諫議陳公所書公外親臨江蕭君建功得而藏之云公之絕筆也公學行文章皆君第一流而尤顯白聳動於天下後世者則以知蔡京姦慝禍國於未用之前也此書信其絕筆是乃憂思至痛之情言不見用身且竄遂視國家將危而無可柰何後之覽者猶欲慟哭流涕而况其身親之者乎嗚呼悲失

跋畢文簡與寇忠愍帖

古者人君將有事於四方必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澶州之功用此道也夫應事於倉卒者其難有甚於耳聞目

見切身經憲之熟也文簡諸公文昭武烈乃當晏粲右文之旦伏觀此帖詞平意和不見凌遽非有大過人者必不能成天下之大事也遐想其人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

題畢西臺墓志後

西臺公與師恒蔡氏為布衣交有同年之好蔡既擅國亟欲引公助己公謝絕之遂坐堂入藉後猶數寄聲通殷勤公終不荅以此坎凜竟不得試彼富貴重天忽與草木俱腐而公德名義爵噉然不緇得喪榮辱果安在哉予晚生不及識然高山仰止心誠好之與其子季我遊獲見銘文伏讀三歎因書其後

跋楊龜山李丞相送鄧成材詩卷

君臣之義與華夷之辨在今日尤所當謹者成材為旰江
幕金人檄至守以城降成材爭之不可乃弃官歸成材為
小官所官已若是是宜先覺名臣深嗟而重賞之行且為
世用矣願卒此志昔在仁祖時朝臣送唐子方詩皆譽其
直諫之美王介甫詩獨曰簿俗易高名已重壯圖難就學
須強識者以為得古人相勸勉之意予於成材

跋胡待制詠古詠詩

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也古人求多聞將以建事貴多識
所以畜德至聖賢猶不敢不勉而後世之士有寸長片善
則裕然若不啻足矣以儒士為無用以古學為迂僻非史
洪肇之倫則原伯魯之流反理冥行身世兩敗吁可憫矣

經鉅堂重錄

宗兄汝明有志當世不以材能自高又尚論古之人形於
咏嘆觀其所否可以知其所不味為其所與可以見其所
景行非特評史蓋言志也如不用則已用則吾知其無率
意而行楊已矜衆之事於昔人建言必有所致矣三復欽
仰題其卷末

跋李尚書路樞密送張元裕主簿矣

其識德餘十有六年每見之口道古今而未聞其論醫觀
李尚書路樞密所與序跋則知德餘兼通神農岐扁之術
而有家學蓋恥以藝名耳某曰醫已人病救人死君子之
心無足耻者向使德餘既富且貴而殃民害物其可耻豈
不甚乎今仕而不偶曷若已人病救人死如君平賣卜稍

可藥飢而止斯亦賢於受祿居位而為人病者遠矣德餘
試思鄙言

跋葉君論語解

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忽焉老死莫知自怜滴
皆是也超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於童習之書忘其飢寒
之困可不謂賢乎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
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考諸前言徃行
而不謬矣斯道有志者沒身而後已超然其懋哉

跋石洞霄傳

死生之際為異學者名之曰一大事至於剟心沒齒而不
能辨而石虛一蹈履白刃有守無愠夫豈一日所能哉觀

其彼召不留得官不居見林生而不屈對人主之問而不
諂其胷中蓋有過人者非讀南華之書而深造得者耶使
其早得所從知孔孟之正其所成就又豈止此哉

示張醫

一切有為法不可以利存心以利存心雖善亦惡務合於
義雖有小失不害其為善也觀諸君譽張生者謂其有活
人之術以瀆物為心而無所取信斯言也可以為良醫矣
雖然珩所畫而心易倦利能動人而義難終也惟不以譽
已者自足而思進吾無未至則歧和扁將亦將可以爾尚
勉之哉

題嚴子陵祠堂

巖子陵不屈於漢光武其襟度高遠非世俗淺犬天所知
姑置勿論其告友人之詞曰懷仁抱義天下悅阿諛順旨
要領絕士大夫能奉此二言之戒庶幾往來祠下不默汗
山它水亦何足道

示雲瑞

先祖父中大公隱約時聚徒教授長老元嗣方童艸在衆
中讀書寂穎出其後為僧得法名振禪老林有詩二十篇
寄先君雖灰心槁形欲以言語自名然竒氣秀發溢于翰
墨終不可掩先君感舊歎今以兩絕句答之嗣沒將十年
門人雲瑞開堂於永之報恩機緣密熟意恬遠有遺之遺
風乃緣兩絕句使之刻之石則未知讀之者以為追隨香

山之人歟抑以為不入蓮社之客歟紹興十一年七月望
日武夷胡某書

題草衣寺松碧軒

此軒舊為曲廊趨惡濁之地修老斷其去路闢南壁為小
牖於是巔谷蟠互大木森映盡在目中軒雖小蓋草衣之
勝處也林壑諸木惟松尤盛軒當樹半秀色如潑故以松
碧名之凡材雖多不足數也胡名仲書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八終

經銀堂重錄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九

中書門下省試館職策問

蓋聞士之處世稱於家者其德當周於一家聞於鄉者其賢當蓋於一鄉今有以事譽言楊達乎天子之聽而咨詢之于禁省則必其遠大之識宏達之謀固不可以小言片善取也敢聞今天下之吏負數衆多流品雜出有司無闕以處之欲置而不恤歟則下有失職之歎將使人得其欲歟則聞為民設官而不聞十羊九牧以殘之也天下之兵分統既久欲因而而不革歟則末大必折古人之戒欲有所變制歟則秉塞以力寡為言分聞者以不專為患固難於改作也天下之材調度既廣歟取於民歟則利源已竭民

力已困取之不已露根可畏也欲輕淫薄歛以休息百姓
歟則環數十萬之師荷戈被甲以捍寇敵不可一日而無
食有功而不賞不取於民安所從出哉是三者皆當今之
急務學士大夫疚心於兩說之簡謀其利不韜其害而未
知其術渴佇崇論願茂明之將以告于上焉

零陵郡學策問

問匠必以規矩為法射必以正鵠為志學必以聖人為師
孟子非親見聖人者其言曰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則能以
聖人為師不必親見聖人也仲尼道大而德全門弟子不
能徧觀而盡識之故曰大哉孔子將學而無所成名固天
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今學仲尼者將由其一言一行乎抑

經鉅堂重錄

將從其大體非生知上智有所不能由其一言一行則技
流派別何以會于有極是皆學之所甚難也敢問孟子學
孔子之要安在其所以學亞聖而於孔子有未及焉何故
後之學者其必循孟子所以學而學之歟其亦謂入德之
門不一書紳請事皆可以進於道歟諸君師孔孟於千數
百歲之上當知規矩正鵠之所在願與聞之以警不敏
問聖人之道必有傳受然後不墜于世堯之所以命舜者
舜亦以命禹孟子泝流窮源推其所傳受以湯文孔子太
公伊尹之流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蓋以是為在已也
敢問見聞而知之者果何事歟由孟子而上何為而得其
傳由孟子而下其傳也其無傳也如失其傳則自秦漢以

來為道者衆矣其皆謬於聖人而無所折衷耶若曰在則人亡則書求之經可也彼親炙乎聖人者猶有好勇貨殖短喪學稼聚歛色莊之鄙而况誦空言者耶然則學聖人而不知其所博之事雖緝詞數萬讀書五車未免乎冥行也諸君皆願學孔子者於此豈無所志竊幸聞之問善學者必適時務學而不識時務是腐儒而已耳今有人知盈虛善歛散取民而不害民足國而不害國可謂通財賦者矣若冉求是也其自言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今有人戰必克攻必取據城則人不散犯對陣則敵不敢逼可謂曉軍事者矣若季路是也其自言曰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由也為之可使有勇嗚呼

其適時務者乎彼曾點之言志也異此之撰乃特在乎莫春之遊歌詠之樂而已此與撫時玩景朋群嬉遊者亦何辨其視由求功效之及物者絕不侔矣夫子乃喟然歎而許與之陋彼二子者無稱道焉聖人生於周衰列國並爭之時其教人取才固將以有用為急也而不適時務乃如此無亦迂闊為世笑耶然仲尼所去取萬世信之求其說而不得今舉以聞

問儒衣冠者皆言學學未易知也孔子之自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其稱人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而未言始其所學者何事後世之稱好學者或異於是挾策讀書博習乎詞藝

之末務以悅人之耳目而取世資故諭明經者以拾青紫為志稱稽古者以得車馬為榮自聖人觀之必謂之未始學矣今將捐記誦詞藝之習而求聖賢之所學則當得其門而入必有焉豈非吾徒之急務乎三三子蓋以聖人為師而好曰也之所好者矣請問其目

問論人物者必以功烈著乎世利澤加乎民為大丈夫之能事雖居仁由義有致君堯舜之術而窮不得旋亦何用矣昔者管夷吾相齊尊宗周攘斥夷狄不以兵車之力而九合諸侯威令加乎四海使斯人無左社之患仲尼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嗚呼盛哉彼子路一學者耳好勇行行無保身之智率爾而對無為國之禮為季氏宰取具臣之譏

不知以正名為先蒙野哉之誚動輒得罪於聖人其賢於管仲者未聞也使今學者尚友千載而擇所從必以管氏北身而仲父自許矣然而曾西乃畏仲由而艱然陋管仲孟子取其說以拒公孫且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夫聖賢之志尚去取乃如此敢問其所以然者

問學莫於求仁而仁之道難言也孔門問此者眾矣聖人亦語以為仁之方而已未嘗指名何者為仁也韓退之乃以博愛盡之是特聖人所以答樊遲者不足以盡也然自是而後言仁者舍愛則無以命仁吾信其不知夫仁也學而不知仁豈非闕典之甚乎諸君其歷考聖賢之言以要

其極而陳其大略

問仁知勇天下之達德也闕一焉不可矣孔子弟子有問仁而無勇者獨樊遲一問知而已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莫難知於仁而必問之是何也仁者不憂而君子有終身之憂知者不惑夫子生而知之矣何待四十而後不惑勇者不懼子路勇矣而告使臨事而懼又何也

問世儒言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

經鉅堂重錄

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予有疑焉蓋由湯至於文王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材之衆至其衰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君臣獨無草之乎由周至於戰國又百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之弊猶在則周之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孔子救之又何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蓀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所為果何益乎以孟子之言考之三聖人所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一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

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其可以為孔子乎幸推明之

問師者人之模範也模範孰加於孔子矣其作春秋惡諸侯之僭王自立於其夢也以大夫之禮卒之不與其為諸侯也而已乃遊乎其間為之臣是何也惡世卿之僭君自三家受氏之後一譏而不足再致三貶焉不與其為大夫也而已乃有見行可之仕是何也惡夷狄之猾夏有能攘斥使不侵中國者則與之方是時楚最强窺周問鼎管仲相齊興召陵之師楚自是帖服聖人稱之曰微斯人吾其左社矣而既失魯司寇遂之荆先生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有若謂是行為不欲速貧是何也夫所行如此而立言

經鉅堂重錄

垂俾人不得為爾烏在其模範哉諸其慎思而明辨之問形寓數不可兆也後世有知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推人之窮達壽夭其精者十不失一故知其不可兆也治亂廢興之在世不亦猶是乎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漢之興也五星聚東井其衰也當陽九之厄其大致然矣聖人作易藏往而知來其於治亂廢興如指諸掌不待推占而後明也自衰至漢然後天下平其間蓋百有餘年人力所不能扶持者而仲尼方且區歷聘諸國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可三年有成夫豈不知世無能用之者不幾於不知命耶荷蓀耜耕之徒浩然長往其心殆亦非笑仲尼之所為矣在聖人夫豈苟然是必有說不可不知也問鬼神之

理學者所當知樊遲問智孔子語以敬鬼神子路問事鬼
神孔子語以事人為先何也或不問而語之或問而不語
是何疑也中庸曰鬼神之為德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
而舜之作樂也祖考來格周之作樂也天神降地示出何
以知其格其降其出其歟是又可疑也夫所謂視不見聽
不聞者為其無形聲可接也而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疚既有情又有狀則非不可見不可聞
矣而中庸云尔是又可疑也以神天地示言之其情與狀
可得而言歟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盖亦誠心想其嗜
欲兒象以致之祖考可爾也天神地示若為而想之是又
可疑也今釋老二教皆言鬼神且又繪事之土木偶之果

得其情狀乎若以是則世人所不識也安知其為是乎若
以為非則聖人所未及言也又安知其為非乎是非有無
茫々於吾心以之祖考必不格矣又况於凡所鬼祖考
神者乎此學者所當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難知而遂止
者也

問聖人能知人而堯不知鯀之續用弗成何也仁人於弟
親愛之而已而封象於有庠庠距舜都五服之外舜親愛
之固若是乎啓之賢必不若臯陶與伯益也禹不為之堯
舜之禪而與其子何以知其非私也桀可放則獨夫耳不
可放則事之湯既放桀而又有慙德何也無乃於心有未
慙乎大人者能放君心之非仲尼則進乎大人矣行乎魯

衛陳宋不聞一君格其心者何也惟聖人為無過行孟子稱夷惠曰聖人而議其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而可為百世師又何也論古人學者之事故舉以問

問荀卿氏有言學莫便乎近其人昔七十子身逢元聖得所依歸可謂近其人矣與生乎百世之下希慕企望而不得見者豈不異然子路好勇子貢好貨宰予晝寢子張也莊冉求為季氏聚斂是皆常人之行曾不少葺則何貴於於近其人乎聖人教育丕變之功又安在乎伯夷下惠清和之非若孔子集大成也聞其風於百世之下非若洙泗親炙之者也而廉貪立懦敦薄寬鄙之効靡然甚速何夷惠能之而孔子不能豈其興起者賢於由賜之徒皆歟二

經鉅堂重錄

三子其茂明之

問自堯舜至孔子幾一千五百年間何聖賢之多也或君臣並立於朝如虞舜之除或父子同生於家如姬周之盛逮乎洙泗闕里弟子賢哲至六七十人孟子而後五季而上亦幾千五百年所謂復生也聖人何其不方仲尼未修經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若伊尹自畎畝而發傳說自板築而發膠鬲自魚鹽而發百里奚自市井而發為聖為賢何從而致之六經傳世既久在七國則荀卿氏在漢則毛董子雲在隋唐則王通韓愈皆號大儒相望如晨星然其熟為知道者也夫以古之時未有經書備具而曠千百歲求一人如顏閔而不可得然則六經有益於世乎其無益

乎

問事莫大於祀，莫重於天。周監於二代，其文備而可考矣。惟明堂之禮，學者疑焉。孝經載尼仲荅曾子之言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頌我將則其詩也。然以其禮屬之周公，歟？是嚴父也。嚴公則武王所當為。周公事武王時，未嘗攝政。胡為而嚴父以其禮在攝政之時歟？是攝成王也。攝成王則武王乃當祭，而文王為祖矣。禮未聞嚴祖，其曰周公，其人也。又考之戴記，則明堂者乃周公負斧扆，朝諸侯之地也。考之孟子，則堂者乃王者之堂，行王政之所也。皆不及宗祀之事。是皆可疑者。幸歟？辨明之。問文之為用大矣。堯舜禹文王之盛，咸以文稱。曰文

經鉅堂重錄

思曰：文明說者曰：經天緯地之謂文。其用之大，乃如此。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斯文為己任矣。自孟子而後，左氏荀卿太公司馬相如楊雄劉向班固如唐愈柳宗元皆竭力希慕，僅成一家。夫此八九子以建立與古所謂文同耶？異耶？如其同，則經天緯地之効安在？如不謂之文，則末世執筆綴言之士皆師法於八九子者，自謂文之至矣。而未嘗知堯舜禹文王仲尼之大業有潛心於堯舜禹文王仲尼之大業，則笑之曰：是古學耳。安得為文？夸多闕靡，至於支清配白，駢四儷六，極筆煙霞，流光景舉，世好之。有司亦以是取士為日久矣。其得失是非之決，願從二三子聞之，且觀所志。

問昌黎文公唐之鉅儒也著書立言有原道之篇言其意欲扶皇極尊帝王明孔孟之教而攘斥佛老也嗚呼亦可謂特立不群之傑矣即其原道之論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由是名道與德為虛位是立言者古未之有也而愈斷然筆之敢問二三子夫愈之為六言其盡善矣乎其既諸仲尼孟子所謂仁義道德者同乎異乎佛老氏高談性命自以為至矣是六言者其足以破其術服其心乎問鳳凰來儀虞史美焉其不至也仲尼歎之是為太平之瑞章信矣三代盛際聖君繼出治功之極至於兵寢刑措越裳氏以無疾風暴雨占中國之有聖人重譯而獻白

雉于斯之時鳳何為隱乎厥後漢孝宣乃獨蒙嘉應或集于郡國或降于京師其數甚衆孝宣何以得此為治考之美政固多矣而糝政亦豈少乎大將軍以元勲而滅族復候勝以正言而被囚王成以虛偽而蒙賞蓋韓楊三良臣死皆非其罪也而魏相之奏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中且二百二十餘又若夫日食地震雨雹饑饉之變史亦未嘗絕書不可謂之太平次矣然則鳳凰何為乎而來哉夫休咎之證有國事大也尚論古之時是非真偽奚可以不辨

問楊子有云祭莫重於地地重莫重於天古者祭天其名曰郊百代之所不變也而未聞祭地之禮其名何謂也考

之周官祭天於圓丘祭地於方丘考之祭法燔柴於秦瘞
理於泰折考之郊特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社所以神地
之道也考之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考之旻天有
成命郊祀天地也然則周官祭法郊特牲分為二祭中庸
及周頌舉天地而合社而禮記毛詩所載則社者祭祀之
名耳欲斷以社為祭地之名乎則古者之社本以祀后土
者共工氏之子也又有亳社見於禮夏社見於書則社非
祭地之名矣周公成洛邑用牲于郊越翼日社乎新邑舉
郊舉社則又類社以祭地而天地不合社者故凡天地之
祭合歟不合歟祭地之名社歟非社歟若其社也而周官
祭法不言何也若非社也則祭地當何名也後世之以為

北郊者是耶非耶既錯見於群經而未有折衷願與諸君
論之

問四科之目非惟品次門弟子之為人抑謂人材無能外
此而有品也歟孔子以學為貴其言也矣未有不須學以
成之者德行而無學不亦質朴而少通乎言語而無學不
蒞政官而墻面乎然則三科者皆當學以教之者也而文
學殊科何也世之言者以政事文學為兩途其原蓋出乎
此而古人之論則皆不然曰聞學而後從政矣未聞以政
學也舉此一隅彼言語德行何獨不然而四科之別乃吾
聖門所設敢問如前之所疑也

問宗廟之禮尚矣禮樂庶事尤備於周則後世言禮樂者

舍周何以哉然宗廟之制有未喻焉者武王既宅鎬京宗廟之建必先宮室無可疑矣及周公營洛又作清廟朝諸候率以祀文王而書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武辭牛各一是鎬京既立廟洛邑又立廟且廟必有主其奉鎬廟之主而祀洛廟乎抑別立主乎故凡成周之廟制分建於鎬洛一可疑也或徒主或作主二可疑也天子七廟洛邑獨祀文王而舍王季而上三可疑也成王祀于洛則鎬使誰祀之四可疑也周公豈欺我哉其必合於禮矣願推明之以釋所疑

問道果一乎而易有天道地道人道於其中又有陰陽剛柔仁義之異名而非一也果二乎孔子孟子皆曰道一而

已何也果不異乎則仁與不仁之道二君子之道三聖人之道四天下之達道五後世又有黃老之道西佛之道學士大夫宗師或以為賢於仲尼如其果二乎則損之六二其致一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三子不同其趨一也孟子排揚墨董氏絕申韓昌黎闢佛老周公誅竒言異行惟恐道術之為異端裂茲又何也幸茂明之

問留武二侯秦漢以來竒才策士之冠也高祖與楚解羽歸太公呂后而東矣良復請襲之可謂信乎先生羈旅公安孔明勸使跨有荆益遂奪劉璋之國可謂義乎失信違義鄉黨自好者不為而二子為人建立邦家厥功巍然後世至許以三代之佐而為此何也苟或為曹操謀取天下

而沮其九錫杜牧以盜方之司馬文正稱其死節於漢馮
道歷事五代歐陽氏譏其無耻而臨川先生以知道許之
夫孰為當

問楊子雲漢儒之賢者也富貴人之所欲彼不汲汲焉貧
賤人之所惡彼不戚焉文采人之所喜彼誨詞賦之作
焉古道人之所忽彼好而樂之有深沉之思焉卒之著書
立言以自表見至于今十有餘歲矣而名不泯沒可不謂
之賢矣乎然以其言行考之法言取模倣之譏大元有重
屋之誚所以發揮聖學錯綜易數必可闕者未聞君子與
之也方王莽盜漢時或潔身去之或守死不屈盖多有其
人雄號為知數豈不知死生之有命奚至於惶怖投閣哉

經鉅堂重錄

且作美新之文謂莽過於伊尹是何言也譏之耳莽之罪
族誅而不足何譏之云乎臨川王文公溫國司馬公議論
未嘗同獨於子雲則皆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於雄果何
取而云爾也諸公其深考而詳著之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三十

陸棠傳

陸棠者建州建安縣人家素分棠長不滿五尺堅刻精悍既冠負書遊學至鄒魯間入闕里拜孔子墓盡訪藏書舊宅眷焉徘徊遂登泰山夜上天門觀日初慨有遠舉意其人鄉人異之曰小陸故善角抵戲擊薄相今乃折節如是耶棠乃入太學一試中高等聞有得道于河南夫子者曰楊公駕說荆楚則贏糧往從之舍於逆旅朝莫執弟子禮過市不徒行不忤目衣冠甚莊貌惟謹居數月如一日楊公使與諸兒處家人每從屏戶間聆其講讀喜謂公曰陸考才脩潔博習士也以次女妻之棠既託身君子之門

見聞日增聲稱籍然有口才善機巧術數作嚴冷面堅生
設說原經證史引物連類考古據今縱橫擺闔責數人過
失據道理哀：無疑忤聽者悚然一時交遊多已通顯而
崇連蹇場屋然出入公卿間知識甚廣亦以楊公有道而
崇為之婚必有所謂耳崇乃年逾四十未得第時、轉販
以歸養且自給識者非之崇固安行而楊公不知之也宣
和宋罷三舍法復科舉取士崇自度遲莫恐終蹉跌會中
官梁師成竊主文炳網羅遺充御前文籍置官設屬有白
衣試負崇往預焉居一歲補迪功即未幾孝慈皇帝履極
盡召遺賢將草宿弊興太平中丞許公建白請汰雜流冗
濫者崇既羞悔其前舉又懼見奪奔走權要自營日不暇

食會黃門耿南仲力沮言者曰人主務施恩行此必失人
心事遂寢崇又喜然終不敢就銓選值國有戎事起東南
兵崇念惟軍功可取賞持久獻言當路謂福建槍杖手趨
捷名天下儻使為奇翼正兵何憂乎鐵騎哉權要人主之
德行是虜大入東南勤王之帥格不得進明年五月黃潛
善等言虜已遠去天下無事可偃武遂罷遣諸道入援之
師崇又不得志還鄉部攝局資斗祿居久之輦蹕駐錢塘
崇與時相范宗尹有一日之舊得廣西堤刑司屬官未肯
赴也值范汝為弄兵閩中擁眾數十萬屠郡邑據城郭勢
搖吳越官軍數不利建人有詹時升提舉者里居信厚士
嘗挺身說賊使無動朝廷必撫爾賊然之方少戢崇默念

此奇貨可居也一日歷見臺省諸君輒感額慘然若有大
憂者或問之則曰閩越重不幸詹公長者以空言綏數十
萬壑：寬朝廷南顧今乃聞死矣將柰何傳口喧：語達
廊廟無不震恐間一二日崇又見徐曰此至事誰可繼詹
公者閩越地巖險人素善鬪兵精甚况今群兇大合勢若
烈火恐討之未易得志獨有說諭使欣然離其巢穴乃在
我耳有朝散郎謝嚮瞻略過人崇嘗與同部搶杖手鄉人
信服之今欲不勞師不害民而生弭連城旅拒之劇寇莫
若使嚮以朝命往其墮於詹遠矣誠嚮崇也父母之邦不
敢愛死請從而後會時相畏言兵偷安尚姑息俾嚮御命
以旗榜行崇副之詹實未死也崇既入賊中宣上百賊即

古聖人尚不能化其子弟豈可必楊公能化崇然崇薰灸
仁義涉一世乃不少變又有甚焉質亦大薄矣迹其狡黠
詭秘將為姦慝兆於謁孔林登泰山樞衣問道之時而破
敗戮辱乃在三十年後匿情矯行以自立厲色辨口以行
之士大夫為所籠或者比迹而是不幸不早死遂彰醜未
路人固不易知也嗟乎崇以譎健之才無形勢之資掉古
覓官意欲乘軒車紆緼綬夸耀鄉里以快意一時卒於身
誅族隕為士類笑也何乃行詐諛孳孳為利故也彼之才
一有過人者終猶如此况又不逮者乎夫聖至於舜惡至
於跖霄壤絕矣其發端殊趣乃在善利一念之間大哉問
乎君子之所甚謹也不謹於是也而有毫釐之差雖不為

龍斷穿翳而謁孔林登泰山掘衣問道終無救於毀則而
為賊也如其不然蓋以棠鑒作陸棠傳

叙古千文

太和網緼二儀肇分清濁奠位乾坤為門品物流形眷哲
超群維河出畜顯道之原伏羲畫卦爻始斯文儼垂衣裳
下臣上君軒轅通變成于華勛意誠心正萬化生身神禹
胼胝䟽渚泪堙底别九州拯拔墊昏貢賦包篚多寡適均
沐浴咏歌逮今攸遵弁稷厥初夙震姜嫄秬秠糜芑第種
耕耘暨益播食燔烈饗殮字育蒸黎餘慶茂繁高掌邦教
脩叙彞倫由已敬敷丕草頑嚚孝慈友弟卑賤貴尊寬弘
悠久帝風雍醇臯陶矢謨秋殺春溫欽恤象形信順協存

共鯨驩苗討而弗論蠻貊賓服治俗愈敦岳牧代工洪造
何言三辰珠粲四序環循鳥獸成若草木殖蕃蕭韶鳳焜
耀典墳夏承虞禪咨祿儉勤啓聽謳訟付卑後昆戰甘勒
扈威賞詎煩洛汭荒改馳騁十旬御母述戒祖訓忍聞羿
射擅朝寒泥又因戡殲澆豷少康興綸癸墜令緒鼎遷於
殷湯聘莘畝伊尹戮力征徂自葛畏愛無敵倭來其蘇鳴
條倒戟俾后堯舜匹夫必獲速戾放桐遂終允德予弼夢
賚武丁恭默營求野築巖說得對敷休聲鬼方是克總福
駿麗賢主六七悼監辛紂凶矜驕溢師箕囚奴忠諫焚炙
邠岐積累昌謨浸赫重演文繇端本衽席享佑緝熙西願
与宅肆發現政旋麾斥盟津約誓附國八百鈞渭非未能

皓首憑軾殪戎漂杵祝斷丑歷嗣誦幻冲旦豈履籍植壁
秉圭金騰納策管蔡扶庚徃差罪辟斧戕辛完繡衮赤鳥
釗持既盈囚圍闐寂滿耄喜遊遐驚轍跡胡仍板蕩靜續
憤惕側躬厲行俊髦任職儉狃侵鎬徐土騷繹迅霆燁燁
虓虎繚翼恢復疆境雅頌諧激宜白涉居俯就裏絀宗廟
黍離過者閔惻霸業紛更周綱竟夫尼父將聖躅用皇極
雕園莫害陳餒那厄刪詩定書繫辭黜索晚潛奧思筆削
史冊姚姒以降斟酌準的日星炳煥千古貽則麟瑞應期
妙感孰測樂育英才升堂入室伋蹈前軌軻稟絕識標示
中庸攘距楊墨王澤息傳獨賴遺編羸秦訖報惆悵卜年
烹滅列候廢壞井田雜燒簡牘耽或佞仙良遇劉那嬰頸

拘牽再報仇讎楚羽戕咽炎漢開基規模廣延勃誅產祿
光擁昭宣董相仲舒儒術窮研請罷僻邪乃績魏焉賊莽
竊坐寇佩級斫白水龍翔榮取青瑣燮洽纏枝寧吾奚間
然志宏朽馭奄寺聯翩黨錮搢紳摧汜兵纏許都曹鄂保
孫權亮号翊備據蜀當天司馬欺孤熾鄴連顛導建江表
安摧符堅南北判裂圻甸腥羶隋暫混并煬惡罔悛世民
雄視資受勇智除殘滌暴仁勸義斗米數錢外戶不閉丞
輔疇功鑑亡一魏玩躡句驪猶橫壯氣扎鷄遽晨枝幹披
瘁狄傑扶頭唐統荐繼霓曲喧轟鞞鼓駭沸臨淮汾陽汎
掃氛翳贄斬篡泚度裒叛濟貂璫專命霜凝冰霜凝交擘
虛悖狂恣魚爛絲棼吁嗟五季獺欵我宋盡美全懿垓北

難名普率純被喬松孕秀顏孟並轡私淑諸人追配沫泗
莊老虛談佛釋空諦申韓慘刻朱翟偏蔽璞輅考占黠彭
刺篆籀末習詞帝小技肯涉波瀾致遠恐泥探頤鈎隱涵
養精粹達理制事酬酢經緯舉此加彼兼善傳施參乎覆
載可謂大器

中興十事家君被召命子姪輩

各述所見一日定都建康以係民望昨來未分鎮間中原
有可歸之理今南北既分事當從宜必有國都定基立本
東南都會莫如建康宜還六飛龍蟠虎踞立宗廟社稷百
官有司貢賦有常程朝覲有定所江淮險阻堅守不移則
天步無艱而形勢成矣

二曰選用賢德以脩民紀昨來敗國皆營私室失節之人
今當登進忠良而黜退姦邪表章廉耻而屏遠頑頓推廣
仁術而勿用掎克崇獎端亮而斥去佞諛君子漸多各舉
其類小人無並進之幸賢者無在野之遺則天心自回而
否運革矣

三曰改紀國政以便民心昨來欲復嘉祐之政事有名無
實今專置一司討論稽時之弊叅酌前制勒成令甲放降
行用監利歸官茶收其稅官務買撲度牒住賣科歛無名
一切蠲減不數降敝以幸小人則仁心善政皆由是出而
疲民致寇之端不勞而自息矣
四曰脩明軍制以為民防昨來婁經巡幸軍心益驕已酉

錢塘迫脅乘輿庚戌四明擊逐宰相今宜以樞密院併歸三省宰相領使量置屬官敷求將帥申嚴紀律卒伍有功者賜以金帛而不必轉資見在尺籍者更加糾簡而不必招刺信賞必罰勿行姑息討論府兵營屯之制以省厚歛轉餉之勞則武經漸脩而兵庶乎其可用矣

五曰擊捕盜賊以阜民生昨來用招安之策偷安目前人習為寇之利故盜賊日滋蒼生塗地今宣司控制閩中諸鎮分屯淮泗朝廷稍間自可互遣諸將申寒號令以殄滅為期擊賊者捕虜斬首為功則重加祿賞其有草心願自新者以肯渡河殺蕃賊約則聽以衆行講民團社兵之法為之綱目以合兵民之判而暗銷黷溫使州縣自有備禦

則桴鼓可以不驚矣

六曰增重上流以存民基昨來分畫湖北歸之藩鎮形勢不便今宜仍遵旧制歸之朝廷襄陽武昌皆宿重荆南會府付之重臣視諸路則加卑事權比列鎮則不皆專制上流之勢既固則金陵之宅可安而國祚有惟新之命矣

七曰薦舉縣令以安民俗昨來不擇親民之吏貪虐恣行民怨而寇興今宜刻意縣令之選委自從臣荐舉人上兩名監司郡守人上一名資序至通判官品至正郎皆聽充舉中書籍記差注以流散歸業盜賊不昨耕桑日衆戶口充溢為殿最有不如舉重罰舉者所舉稱職舉者受賞則實才見用而黎元受賜矣

八曰久任守宰以固民志昨來二千石賢者不久任久任非其人流轉如織坐困百姓是以民無定志所志不守今宜攷古守宰以六期為斷慎選於未用之先勿輕罷遣於既任之後以首送迎以考功罪使得盡其心民主相安尊重堅固下難危也有殊効者增秩賜金亦不遽加移用則郡縣可保而國基無城復于隍之憂矣

九曰開闢言路以通民情昨來數降求言之詔未聞安邦禦敵其事出於其人者而鯁亮之臣婁聞賜罷今宜弃故忘怨招狹四方忠直敢言之士充滿臺諫之負其言之當小加賞賚大加擢用其不當者亦姑置之以勸來者時遺忠信使臣分行諸路郡縣問民疾苦事有不便立變易之

則閔隔通達上下交濟而國體乎泰矣

十曰網羅遺逸以收民才昨來訪求文武全材又兩命從官舉其所知而舉者非其人故真材實能愈晦不出今宜以時開文武舉場申明制策大科又復元祐十科之目州郡必置學校選擇師儒以育後學購求圖書闢冊府以處英俊而待止之用取才之路既廣而不壅則智謀才略各思自奮不得於此必得於彼無沉淪之歎息飛揚之心而太平之基立矣

右件十事亦今日中興之大畧也竊謂天下之治以人材為急百官之中以宰相為先治亂之變不遊乎天時興亡之幾全係乎人主天之未喪斯文也則啓帝之心賜以賢

輔握機處要人材皆全國強師壯政治日新而成康之俗
可坐致矣尚何膠擾之云乎

賈寶學記顏贊

眉字兮清揚和氣兮至剛無施兮不宜紫霄兮褰翔或欲
係夫單于而管夫中竹公抗疏兮忤姦于表餌兮有光比
珠厓兮請棄之茲孔武兮言更昌服閑兮無悔逍遙兮襄
茅塵外兮超然壺中兮未央會圖形兮凌煙為壽俊兮樂
康

賈誼請以五餌三表係單于而管中行說後世譏其疎
賈損之請棄珠厓專憂山東君子与之公昔使朔部值
權臣開燕山嘗奏陳不可坐此取怨久奉祠館所以雖

不用然當是時以軍法餌士大夫之口無敢言者則公
之奮然不願是為難矣豈不有光於西京二子耶故贊
中興而出之

清寐記

吾每食已必有欲寐之狀比就枕而交睫則皎皎未嘗寐
也雖未嘗寐而向來欲寐之意既已洒然爽然若熟寐而
初覺者蓋至真完實內外一如其欲寐與人同而終不寐
與衆異寐與不寐相與為適是寐而不瞑瞑而不寐以昏
藏覺神不離形以覺破昏動不違靜其不寐而寐也猶日
之韜乎夜其寐不寐也猶月之隱乎晝開目閉目幽顯混
融斲息雷鳴而本心澄默靈臺燠照而四體嗒然殆進乎

晦息之隨而超乎晝寢之表矣

硯銘四

猗仙李墨筆紙涵雲霧走蛟虺為世珠出自此
下岩之珍名聞四方物貴有用慎毋匱藏石不自知繫人
取不幸或與吟等伍噓云涵霧走龍蛇歸于劉子乃得所
騏驥之肝玉色之正兮活眼死眼均石之病兮燥潤悍柔
雖石之性兮宜筆与墨斯石之令兮明窓靜几四友相命
兮豐詞珍翰於研為珍兮

嚴州祝文

岳

東方主生岳司其權令苗日槁民將隕墜雖史之貴亦神

之羞爰遣官僚奔走以告盍佐上帝大發陰機起行西風
過雷無動一雨三日歲尚有秋當飭牲醪處報事

龍

惟龍舒卷二江此邦所仰用興祠宇丕赫神功方此亢陽
大命遂殄潛臥不恤豈非龍羞謹陳芳馨遣吏昭懇蜿蜒
御氣濡澤四方非龍所難跋立而俟

風

蕪達飛動揚云四施惟神之功萬物所仰今早已甚雲興
油然風輒散之反為物病起自東北與雲西南披拂沾濡
實在俄頃反訟為德豈非神休

雷

惟神所司上帝號令當與惠澤俱及于民雨未及施太聲
遽發風雲披敗民用怨咨謹潔蠲願闕車鼓陰氣屯聚商
羊縱行是則神休永享明祀

雨

早既太甚雲漢日高嘉生焦然閔雨如渴神胡自闕不恤
有生用款明壇懇俟陰澤御雲而播不間迤邐三日為霖
萬物咸遂民用歸德何日忘之

永州譙門上梁文

瀟江拱抱永阜盤環畫境為州西漢以來甚久擇人分土
南邦之寄亦高獨愧非才屢膺此選爰念兵民之輯云胡
土木之興惟是候門嘗罹賊炬因循既久圯剝滋多仰形

經鉅堂重錄

勢於麗譙茅茨僅存屬徃來於軌道風雨莫除當揆理以
不然願勞民而非厲叙材諸縣鳩役弼甸農畝告成帛情
胥勸秋陽應候素計罔愆瞻輪奐以千霄瞰閭閻而撲地
長州通浦能消王粲之憂乎平野浮雲聊寓少陵之望耳
脩梁乍舉善祝

拋梁東高嶺翬飛有類宮莫學齊人知管晏好追沂上舞
雩風

拋梁西遙望連山接九溪要使弦歌興雅俗漸令忠信草

雕題

拋梁南天下知名淡竹岩應有高人潛板築巨川何日駕
云帆

拋梁北兩江下合浯溪色溪邊有石尚齊天大業載歌還
此刻

拋梁上岌岌崇墉兼大壯天際烏蟾自曉昏樓頭鼓角章
清亮

拋梁下太守無才宣德化但祈方域屢豐年自葉流根固
宗社

伏願上梁以後官方清正人物泰通常使斯樓永為壯觀
永州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生民推尊爰及誕弥之月天保報上共輸歸美之情用集
勝緣恭陳多祝皇陛下

伏願則天之天如日之升舞于羽以格苗滅澆獯而祀夏
經鉅堂重錄

玉樓問寢遠追文武之縱金匱紀年更過商周之曆仰祈
十號俯鑒一心

盛德在天欣逢震夙之期至仁如天宜享延鴻之筭誦西
佛之無量贊南山之不騫臣子之誠日月所照皇帝陛下
德載恭儉孝通神明安樂延年不用仙求之方士勤勞享
國自占無逸之元龜伏願如日方中後天難老復文武之
境土大會東都垂堯舜之衣裳永瞻北極

盛德在火載逢震夙之期至仁如天宜享延鴻之筭誦西
佛之無量贊南山之不騫符生民推尊之詩効天保報上
之意伏愿皇帝陛下施張文武廣運聖神黃越白旒靜掃
神州之氛侵金枝玉葉永恢聖祖之基圖端拱辨朝仰俾

穹覆萬年是頌八表所同

彌月應期出撫中興之運後天誦壽共輸下報之誠恭惟
皇帝陛下躬稟聖資紹隆寶祚履風塵於初載嘗極焦勞
變氛祲於太和遂臻間暇惟神心之炳炳照幾事之源源
治亂相因安危倚伏方且脩明德政寤想英才放鄭聲而
遠佞人好善言而惡旨酒不以一身之逸豫而志四海之
窮必防後患於未然思建元功於不世文王赫怒終駘昆
夷呂后遙歸即臬項籍際普天而玉帛罄寰宇以榮懷協
氣無乖詠歌有實又豈待緇黃之誕祝自然膺堯舜之遐
齡臣迹遠江湖心存軒陛縉紳踰濟逖閉萬歲之呼丹赤
懇勤願獻千秋之鑑

永州天申節錫晏致語口號

律中琤賓爰記誕彌之月卦通離氣嗣開丕赫之祥敷湛
露倚桐拜需雲於觴豆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比舜勇智如
湯御至權啓闢榛蕪之運外分良牧昭蘇疲瘵之民精誠
期格於高穹治化欲躋於富壽是以齋居決政肝食諸思
放鄭聲而遠佞人光昭孔訓好善言而惡旨酒茂建禹功
俯察輿情不違故典均錫京之餘瀝犒侯服之具僚綠綺
朱弦播仁風而解愠黃葵金盞依化日以傾心臣等謬忝
伶倫知律呂敢陳口號上祝天齡

門開閭闔曉霞鮮劔佩稱觴王座前五福惠心敷下土三
呼稽首望層天龍旗已盪淮瀆稜狼燧行清朔塞煙復會

東都臨四海，星環拱萬斯年。

新州鹿鳴宴致語口號

圣主古文師，臣論道繼虞夏商周之盛，揚詩書禮樂之風。賢閑既本於行都學校，遂弥於率土四方。子佩城闕同歸，千里諸侯藻芹交采。韋布動簪紳之念，芥斤無棧樸之遺。乃眷新州，實為古郡。自古地靈而氣淑，于今俗易以風移。聖賢之道滿門，弦誦之聲盈耳。屬膺科詔，大闡詞場。無薛郡戰士之術，枚下筆享春蠶之食。葉填然一鼓，作者七人。賓興難駐於車徒，燕享式陳於觴豆。恭惟知府學士詞林大手畫省名郎，崇儒繼常衮之規，猷興教有文翁之忠厚。坐觀荐送，喜溢顏容。元龜在前，同庭實之旅。百鳴鹿食野。

聽工歌之拜，三某等叨習樂音，幸逢高會，魏花已過，無煩舉子之忙。菊藥方新，宜畫賢候之意，敢陳口號。上贊清歡，秋氣清高。肅鴈行賢候，勸駕會華堂。賓明滿坐，曳珠履。鼓吹喧天，飛羽觴。題柱棄繻，俱有志。班荆折桂，正相忘。明年春色催行色，衣錦榮歸耀故鄉。

慈雲長老開堂疏

佛燈無盡，祖體有傳。必屬當仁，乃揚勝事。讚公長老，全提心印。早擅法航，變草衣為鷲頰之雄。蹴湘楚以象王之步。水澄月現，草偃風行。眷流葉之名藍，久虛貌座契拈花之密意。後聞潮音所集，妙緣仰祈皇笑。

嚴州報恩長老開堂疏

浙江西部嚴瀨名州千嶂回環宛是寶華之座兩溪交會
無非舍筏之津乃眷精廬久虛法席欲興廢墜誰與流通
某人性海澄明道機純熟悟一花於微笑付百念於寒灰
心在定中人見慧光之起名浮實表衆求甘露之滋當契
因緣勿勞搗挹鍾鳴鼓震大寵臨濟之家聲花發鶯啼同
住報恩之佛地

光孝長老請疏

拯後學之迷津既資悟徹贊先皇之覺路尤賴精脩自匪
當仁孰堪高座其人徧叅已罷默契無餘清風久播於三
湘甘露合沾於四衆屬聞戾止那尚隱淪五葉開花况接
錦山之寶地千燈續焰幸提龍穴之寵網時節因緣善來

善往

光孝抄題疏

循行乞食本如來之素規歡喜布金由長者之餘裕禪腹
已萎於敗鼓懇誠當叩於高門或捐貫朽之蜻蚨或施廩
餘之白粲但繫惻閔何計少多不詎細流終成大浸雖一
鉢香飯未能遍飽於河沙而三時喫因無可少資於
俾盡報恩之職事不孤光孝之道場仰深仁肯垂芳號

龍山長老請疏

人皆具足無瘡何用於傷之或乃冥迷有路必資於指者
以是義故奚求道師某人心地澄圓信根純熟不帶方所
如善財之遍叅迥超見聞同迦葉之微笑屬以國恩無主

大鑿疇依允賴當仁幸毋謙避地無盡藏為西方東道之
主人拈一瓣香祝北極南山之眷筭

龍山長老開堂疏

法無可說誰為師之聲人各開堂何預龍山之事欲如來
處可但然然某人密印全提機鋒不滯雖妻膺於公選或
尚闕於師承智閑無酬乃臻繫竹之悟希運有得不知牧
牛之歌宗派所同舉揚斯是法筵龍象眾看取令行時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三十終



經鉅堂重錄

佚存未備之書購求原本鈔錄所有書

目附于卷末俟再得秘藏之本陸續繕

成以行于時茗溪漫士識

漢書地理補注 一百三卷吳卓信編

九朝編年備要 三十卷宋陳均撰

政和五禮新儀 二百二十卷宋鄭居中撰

金佗粹編 二十八卷續編五十卷宋岳珂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 一百七卷宋杜大珪編

金石續錄 四卷劉青藜著

茗雲金石考 四卷

灤山事蹟 三卷 唐姚汝能纂

宣靖備史 四卷

南渡錄 四卷 宋辛棄疾著

登西臺慟哭記 一卷 明吳艷庵錄本

太白陰經 八卷 唐李筌撰

練兵秘要陣紀 二卷 宋岳飛編 明劉基補述

奇門斷局 閏奇 諸格 歌訣 一千八十

六壬鈴 十二卷

內經素問 刺法論 本病論 此二論 宋本 原缺今補 錄魏之琇撰

續名醫類案 六十卷 魏之琇撰

宣德彝器譜 二卷

博古鏡 四卷 明于承祖輯

長短經 九卷 唐趙蕤撰

劉賓客文集 三十卷 外集十卷 唐劉禹錫撰

徐騎省集 三十卷 宋徐鉉撰

小畜集 三十卷 宋王禹偁撰

穆叅軍集 三卷 附錄遺事一卷 宋穆修撰

東觀外集 三卷 宋魏野撰

斐然集 三十卷 宋胡寅撰

後村居士集 五十卷 陸潛校 宋本重錄

後村全集 六十卷 明李鈔本 曹棟亭藏本

滄水文集 二十卷 金趙秉文撰

默庵集 五卷 元安熙撰 李滄葦藏本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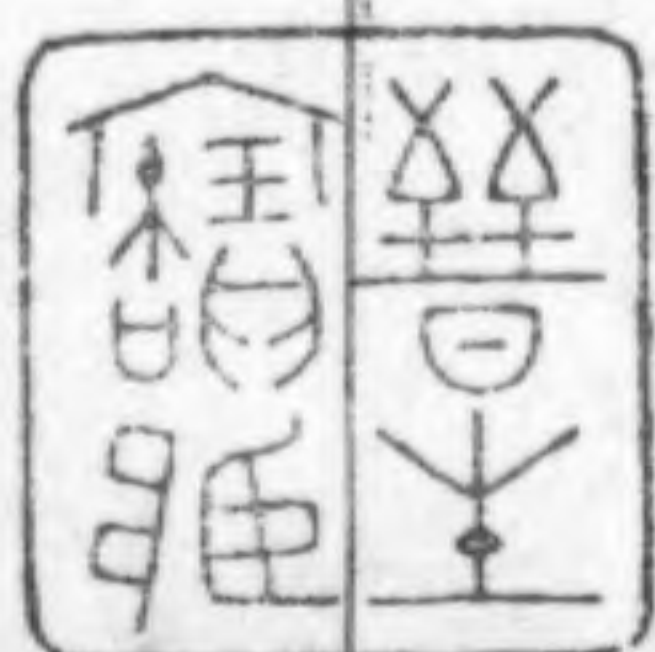
栲栳山人集 三卷 元岑安卿撰

玉筍集 十卷 元張憲撰

靜思集 十卷 元郭鈺撰

竢庵文集 三十一卷 元李存撰

國



書